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古丈烟雨,一城美人一城茶

有人说:湘西在沈从文的书里,在黄永玉的画里,在宋祖英的歌里……广袤的湘西就像一本书、一幅画、一支歌,有着神秘的吸引力。不过依我看,应该再加上一句,湘西在古丈黛帕(苗语:姑娘)的茶里。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联合创始人。

古丈从东汉开始就是优质产茶区,山高林密,溪涧纵横,一条古阳河由西南向东北蜿蜒,不仅滋润出闻名遐迩的古丈毛尖,也孕育了出水芙蓉般的黛帕。

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就是土生土长的古丈黛帕,她的绝代风华正是古丈女子最美的缩影。关于宋祖英的轶事,我在多年新闻工作中时有耳闻。

21世纪初,我在采访《聚艺堂》节目时遇到了省歌舞团一位老师,听他聊起了宋祖英。当年宋祖英从湖南调到北京前,在省歌舞团短暂工作过,与他便有了交集。“低调,诚恳,美丽”,他用三个词语形容她,停顿两秒后用力补充:“不忘本!”

宋祖英调到北京后,曾自筹资金、自带团队义务宣传家乡茶。1996年,她回乡拍摄音乐电视《古丈茶歌》,“绿水青山映彩霞,彩云深处是我家,家家户户小背篓,背上蓝天来采茶”,从此这支茶歌带着古丈

茶走出湘西,走向全世界。

她曾在一次晚会上动情地说:“古丈是我的家乡,古丈茶是我的最爱,喝着它我从家乡走向北京,又从北京走向世界各地。不论在哪个地方,古丈茶一直是我的骄傲和光荣。”家乡父老听到后热泪盈眶,更有人称赞她是“用歌声感恩的宋祖英”。

某年烟花三月,我循着一缕茶香来到小城古丈。古丈城真小,一根旱烟绕全城;古丈人真少,这边呼来那边应。早春茶园,烟雨如画,黛帕们胸前挂着圆圃茶篓上山了。她们尖尖的指头在叶间翻飞起舞,一根根芽头也在圆圃篓里跳跃、舞蹈,笑声在苗岭回荡。一斤干茶要采6万个芽头,黛帕们却把这辛劳当成最大的快乐。她们对着茶山、对着绿水、对着山那边的采茶小伙唱起山歌,像云雀在溪头清脆鸣叫,又像含情的布谷对着爱侣娇嗔。爱情在阳光下传递,温馨热烈。

如果说她们放射的是朴实热情的一面,那古丈黛帕还有果断坚毅的另一面。

慧子回古丈创业已经三年了。朋友们皆不理解她为何放弃长沙如日中天的工作,执意回乡做茶。直到有一次,她带着她的手工茶来长沙,当她屏住呼吸徐徐地沿着茶碗注入70度的开水,她嘴角上扬,眼神里全是温柔,我顷刻理解了她的选择:她已经通过茶找到了曾经的自己——那个无拘无束肆意欢笑的小城姑娘,这是她在城市奋斗多年后曾经丢失的身份。

慧子说,乾州古城里有一台湘西原生态节目《格朗渡》,包含有毛古斯、辰河高腔、土家族哭嫁歌、

巫雄绝技等多种民间祭祀歌舞。一个普通的上午,她坐在戏院里静静听完全场。剧终时,当七旬老艺人率领所有演员低腰致谢时,她再也控制不住泪水……她想起自己的外公,一位湘西渔鼓传承人,外公曾说:“一辈子都是病来缠着我,我缠着戏。我活到一百岁,就唱到一百岁。”

何不用下半辈子做好这一件事,挖掘民间艺人身上所承载的中国民间文化?这个想法瞬间点燃了地,她制作古丈手工茶,创办“心手合一”项目,发起“向民间艺人致敬”的公益活动,同时寻找非遗与现代社会的商业空间,天天生活在兴奋和昂扬中。

慧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。古丈还活跃着一批美丽智慧的苗家女企业家,她们在牛角山、古阳河、双溪乡,将一座座山岭种上茶园,远远望去,峰岭是茶,山腰是茶,河谷是茶,狭坪是茶,东西南北到处是茶……

古丈毛尖的店铺很快在全国遍地开花。

某年4月,我在古阳河茶业的长沙高桥店观看苗家茶王现场炒茶,一个美丽的黛帕端坐茶台。她将一撮细嫩嫩的古丈毛尖轻投杯中,一根根茶头像古典青衣女子,时浮时沉,如娇似嗔。慢慢地,她们竖立起圆直的身子,坚定地挺立在水中,不再犹豫。一缕茶气袭来,顿时清香袭人,胸中积气抛至九霄云外。

在这一缕古丈茶香里,我分明品味到苗家黛帕的迷人气息。初品,天地一派正气,清新淡雅;细品,如茶之余韵,悠长恒远,绵绵难忘。
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“美漂”梅花买床记

梅花曾经有一张又大又柔软的床,那是她和丈夫结婚时一起买的。但是她在一张床上享受了不到三年,便离开了丈夫,独自一人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。



枫雨

原名姜宇,北京出生。宋代词人姜夔第24代。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,美国教育技术学及图书馆信息学双硕士。出版散文集《思念的季节》,长篇纪实小说《小女人闯大世界》等。

刚来的时候,她租了一间离学校不太远的房子,到旧家具店里买了一个床垫和一个底座,没有床架,只能放在地板上。床垫虽旧,却很大,一个人睡在上面,梅花觉得冷。冬天,梅花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,没有了新婚时的感觉。一轮明月升起来,冷清清照在床头,倍感凄凉。这轮“床前明月”,在梅花心中结出了一层霜。是呀,内布拉斯加的冬天真冷呀!虽然离学校不远,可也要走二十分钟,因为没有车,走去学校,那时冷的感觉就像要把眼珠子给冻出来!但大概是心中有希望,像支小蜡烛点在心里,忽明忽暗,却温暖着她的全身。她等着,等着丈夫早点过来,和她一起睡在那张不新的床上,让她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家的滋味。

半年后,丈夫辞掉了国内不错的工作,来到梅花身边。他们在那张旧床上,又开始编织新的梦想。

翌年,梅花搬到了康州。丈夫在读书,她还没有找到工作,生活拮据,租了一间厨房和卧室连在一起的单间,又去了旧货店,买了一张床垫。美国的床有国王号、女王号……梅花买的是国王号的,可这是一

个又老又破旧的“国王”,弹簧有的地方都坏了,床面也有一道道的皱纹和老年斑。有一天夜里,睡着睡着,梅花忽然醒了,借着月光,她看到一只蟑螂正在床垫上迅速爬向老公的大腿,梅花“啾”地一嗓子,“腾”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,一把把老公给揪到一边。男人吓了一大跳,是被梅花吓的,当他明白怎么回事时,蟑螂已经跑得不知去向。老公一头又躺下,蒙头大睡,一边含糊糊地说:“大半夜你撒什么癔症!”说完,又打开了呼噜。

梅花惊魂未定,后半夜都睁着眼睛。第二天她才发现,在所谓的厨房里,打开壁橱,就能看到有小生命四处乱窜,敢情他们不是这里唯一的住户呢!梅花想起朋友给的一瓶房间清新剂,就用它到处喷洒,还真管用,一天后,再没看到其它住户了。那段日子,是梅花来美国后最艰苦的日子,可她却觉得苦中有乐,在那张老国王的床上,她又感受到新婚的滋味。

就坐在那张床边,梅花接到面试的电话,谈了一个多钟头。几天后,两个人“忽忽嘿嘿”地把“老国王”扛到了垃圾箱,然后开着他们的福特小车,装上全部家当,搬到了新泽西州。

生活一点点好起来。梅花租了一个地下室,这回不用自己买家具了,房东有现成的。虽然是旧的,不知睡过多少住户,可毕竟那是一张床呀!有铁架子,又有垫子,虽然小点,虽然软点,老公睡了几次就腰疼,可毕竟又回到了真正的床上!两年了,两年梅花没有睡过床,都是放在地板上的垫子,现在,又睡在床上,当她又躺在“吱嘎”作响的床上,不禁感慨万千。地下室很冷,房东却很抠门,暖气开得很低。

两人蜷缩在床上,盖上所有能盖的被子、衣服,

还冷!他们向房东提意见,希望能把暖气开大些,可房东说,还是稍微冷点好,可以使头脑保持清醒,也不容易感冒。你们年轻人怎么还不如我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呢?我觉得已经挺暖和啦!

说不通,只好另想办法。梅花偷偷买了一个加热暖气,通上电,“呼呼”往外吹热风。嘿!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了!可第二天房东就发现电表飞转,立刻问梅花有没有使什么电器?梅花立刻否认。房东嘀嘀咕咕地走了,一脸狐疑。梅花学聪明了,晚上趁睡觉前,开一会电暖气,这样小屋子慢慢就有了温度,睡时再关上。早晨出去上班上学,就把电暖气藏在床底下。由于这个床很矮,加之地下室昏暗,房东即使来搜,也不会查到的。就这样,梅花在那个地下室卧室里度过了在新泽西的第一个冬天。

冬去春来,丈夫毕业了,工作了,梅花租了一套一室的公寓。恰好一个朋友买了房子搬新居,把一套四成新卧室的家具都处理给了她。有床,有穿衣镜,有柜子,有床头柜,都是百分之百木质的。梅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,高兴极了。刚搬进去的第一个晚上,躺在“新”的床上,梅花怎么也睡不着,觉得就跟外出旅游住旅馆似的,兴奋得辗转反侧,老公又说她闹耗子了。

现在,梅花已经有了孩子,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,买了一张大大的床,床上还有四根柱子,她把它们装饰上纱帘,真有股国王的尊严呢!这是梅花买过的第二张新床,虽然仍是中国制造,却是买得最贵的床了。这张床实在是太大了,梅花把从国内带来的原来的床单铺上,却罩不住。梅花又想起了她在国内的那张床,那张只伴随她很短时间的新婚的床。她突然又找到了那时的感觉——崭新,充满希望。